

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

刘立千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刘立千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2

(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

ISBN 7—105—03797—0

I. 藏… II. 刘… III. ①藏传佛教—教义②密宗
IV. B 94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41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3001—5000 册 定价: 13.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戴 贤

编委 布 楚 才让加 黄显辟
王维强 曾晓武

序

经过多年的筹划和编辑，《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套文集不仅仅是刘立千先生个人藏学研究成果的结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藏学家对藏学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反映了我国藏学事业从举步维艰发展到今天的“显学”这样一段历程。时下，藏学研究一片生机勃勃，已是今非昔比，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刘立千先生 1910 年生于四川省德阳县。1932 年离开西南重镇成都到当时被称之为打箭炉的康定教书，其间拜师求学，研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宁玛派、格鲁派、噶举派和萨迦派等教法。1936 年出任根桑泽臣活佛随行助手和翻译，开始涉足藏学领域，并初次发表译作《大圆胜慧》。1944 年春，经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李安宅教授推荐，出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正式从事藏学研究。由于先生汉藏文功底极好，加之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又云集了一大批如韩儒林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并有着丰富的藏书，因此不到两年时间就推出了力作《印藏佛教史》。此书在成都一经问世，就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曾连续出了三版，事隔 32 年后的 1978 年，此书由台湾妙吉祥出版社再版时又很快销售一空，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先生深知，藏学的故乡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藏学典籍乃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为了给不识藏文但有志于藏学研究的后来者铺路搭桥，从1946年开始便致力于西藏文史和佛学典籍的翻译和介绍。1949年成都解放后，先生随十八军进藏，到达拉萨后，在西藏军区编委会从事编译。1956年北京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先生奉调来京，先后在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担任藏文室领导职务。那年年仅17岁的我随著名藏族学者格桑悦希教授一同调来北京，有幸同先生共事，成为先生等一批著名藏、汉族专家学生的学生。然而好景不长，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特别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先生也未能逃脱厄运，在经受一番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之后，1969年年底我们先后进了“五七干校”，这时的他已届花甲，且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然而他怀着对党的无比信赖竟奇迹般地度过了那一段艰苦岁月。1979年的春风吹绿了祖国大江南北，也给先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此时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壮心不已，笔耕不止，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又将过去数十年陆续出版过的300余万字的译著重译并加以整理注释。正是这样执著的追求、坚强的毅力、献身的精神，使我们在先生九十高龄时得以编辑出版这套文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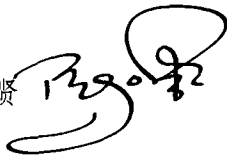
这套文集包括先生的重要藏学研究论文集《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杂集》，著作《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和《印藏佛教史》，重要译著《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米拉日巴传》、《卫藏道场胜迹志》、《金刚瑜伽前行和正行》、《大圆满禅定休息》、《大圆满虚幻休息》、《大圆满隆钦宁提本觉道次第》、《土观宗教源流》以及《格萨尔王传·天界篇》等。这些著作虽然是先生全部著作和译著中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涵盖了他在藏族历

史、藏族文学、藏传佛教教义和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中《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卫藏道场胜迹志》、《米拉日巴传》、《土观宗教源流》等时至今日仍是藏学研究者和藏学爱好者研究或了解藏学登堂入室的必备钥匙。

我十分钦佩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更由衷地敬仰先生忠厚无私的高尚品格。为了弘扬和传播藏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了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团结，先生慷慨将其全部著作和译著的版权无偿捐赠我社。我们深知继续为藏学事业做出贡献是先生最大的心愿，而实现先生这一心愿正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全集的初衷。

最后，我要代表民族出版社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向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兼藏文大藏经对勘局局长扎西泽仁同志和对勘局办公室主任布楚活佛深表谢意。是他们在刘先生离休迁居成都后，为我社代劳给先生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离开了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先生于耄耋之年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这套全集的重译和注释的。

戴贤



2000年1月30日

藏历铁龙新年前夕于北京

前 言

近年来佛学界中谈“密宗”的很多，也出现了假藏密、假佛法等情形，很想写点介绍“藏密”各派的情况，因为忙于整理旧译稿件，无暇及此，直到1993年我才开始写了《藏传佛教宁玛派》一文，在《中国藏学》上发表，还想继续写下去，中间因病，时写时停，好容易拖到今年8月才算写完初稿。按藏传佛教旧称八大派，现存的只有本文所谈的五家，其余三家如噶当、觉宇、希解早已并入他宗，已不能单独成派，故未作文介绍。

藏传佛教大多系密法，所以称为“藏密”。但是藏密中不是只讲密教，而且也很注重显教，认为显教是密教的基础。不懂显教就无法了解密教。显教中的许多基本原则，都贯彻在密教的实践中。比如佛教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问题，就是不分显密乘都要共同来加以解决的。

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是：①如何解脱生死出离轮回？②如何修证成就佛的身智？显教用修心法门，如出离心、大悲心、空性见。但只能断烦恼障，解决出轮回的问题。如何证成佛的身智，这个问题在显教中则得不到圆满解决。所以才由密乘继续来解决这显教解决不了的问题。密乘用善巧方便继续断烦恼障的细分，彻底解决出轮回问题，断所知障的细分——业气，修风脉明点、幻身、光明证无学双运身，得佛的身智，解决成佛问题。显密两

乘和藏密各派的主要目的都是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故目标都是一致的。至于派别大多是由于各自的观点、教授、师承不同而产生的。如“藏密”有新旧之分，旧密（宁玛派）解决这两个问题是用《大圆满》的观修来解决的；新派如噶举派用《那若六法》，萨迦派用《道果法》，觉囊派用《时轮六支行》，格鲁派用《生圆二次第》等等来解决的。以上是举其大概，详细内容在书中均做了介绍。

文章的次序是按各派弘传的先后来的安排的。

本人在佛学方面了解不多，写得肤浅粗糙，可能还有许多错误，衷心希望读者能帮助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承蒙驻成都的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布楚活佛和王小军同志的大力协助，为我找材料，决疑问。尤其是小军同志还帮我抄稿，校勘稿中错误，文仪同志亦帮助抄稿，故特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刘立千

1995年8月28日

目 录

前言·····	(1)
藏传佛教宁玛派·····	(1)
藏传佛教噶举派·····	(46)
藏传佛教萨迦派·····	(80)
藏传佛教觉囊派·····	(108)
藏传佛教格鲁派·····	(138)
附录	
西藏密宗漫谈——破瓦法·····	(177)
《米拉日巴传》述评·····	(183)
读《实相宝藏论释》笔记——关于大圆满的思想·····	(191)
三大约噶·····	(217)

藏传佛教宁玛派

一、宁玛派的传承

宁玛派的教法传承是与前弘时期⁽¹⁾的法统一脉相承的。在禁佛⁽²⁾时期是采取极为隐蔽的方式进行传授。吐蕃王朝崩溃后，很长时间无寺庙、无僧团，只有一批在家俗人咒师维护法统，有的则采取在家庭中父子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法，法脉因而赖以不断（《青史》⁽³⁾上84页）。《青史》说，这些在家庭或居山岩的俗人对佛法非常敬重，也重修持。安达·热巴坚王⁽⁴⁾以前所有的《甘珠尔》、《丹珠尔》⁽⁵⁾他们都保持得很完整。过去吐蕃时期所译经典，大部分到今天我们都能看得到（《青史》上84页）。为什么这些俗人没有遭到灭法厄运？由于当时达磨赞普⁽⁶⁾破坏的对象是寺庙和僧团，还未来得及对付这些在家的信徒。《西藏王臣记》⁽⁷⁾说，有些外表是在家的俗人，实际是在家修持密咒金刚乘⁽⁸⁾的人士，他们没有露出出家人相，当时藏王和他的左右大臣都未注意到，故未遭到迫害。像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少。一切智·耶桑孜巴⁽⁹⁾说，那时律乘教法⁽¹⁰⁾虽然衰落了，但大密咒金刚乘教法方面直到如

今都未衰落过（《西藏王臣记》76页）。公元10-11世纪时期即后弘初期，就有人或自费或被派到印度、尼婆罗等地去学习经教；有些是把印、尼高僧迎请入藏传法，新翻译了大量密乘典籍。由于师承不同，所传教法不同，遂产生了派别，总称为新译密咒派或新派。如噶当、萨迦、噶举等派均属之。宁玛派的出现也在这一时期，开创人是素·释迦炯乃，他得到许多从公元8、9世纪时传下的密经传承，他将这些密经加以整理，组织成为体系，建邬巴隆寺，招聚门徒，公开传播，构成素氏的一大传承系统。当时除素氏外，尚有绒宋的传承系统、若氏家传系统以及后来隆钦宁提的传承系统。由于这些传承系统都是弘扬前弘时期的经典法要，遂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历史学家便称他们这一派为前译密咒派，简称“旧派”。

旧派的传承总分为两大传承系统，有直接传授经典的，称为经典传承；有发掘埋藏的经典进而传播的，则称为伏藏传承。

除这两种传承外，还有其它方式的传承，如诸佛心传等等。不过上面所说两种传承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它则多不详了。

第一、经典传承

本派的传承最早应追溯到公元8、9世纪赤松德赞王⁽¹¹⁾至赤热巴坚王之间，他们先后迎请了莲花生、法称、无垢友、佛密等天竺大师多人来藏，传出了宁玛派的九乘中最后三乘，即《摩诃、阿鲁、阿底三大瑜伽》⁽¹²⁾，并由白若咱那、玛·仁钦乔等人将这些密乘典籍译成藏文，总括为《经》、《幻》、《心》三大部，习惯称《经·幻·心》⁽¹³⁾，若按九乘次序应该是《幻·经·心》。现将三部大密乘的传法世系分述如下：

1. 幻《幻变网》的传承。《幻变密藏续》等由无垢友传玛·仁钦乔。玛传祖茹·仁钦迅鲁及吉热·乔炯。二师又传达吉·白季

扎巴。达吉所传的称为钦浦派或要门派。达吉在藏卫弘传教授，后又发展到朵康，遂产生了“卫派”和“康派”。

无垢友传聂·闍那古玛热，聂传梭布·白季耶协，梭布传鲁·桑结耶协，桑结传库隆巴·云丹嘉措，他们都是前弘时期和灭法时期传持宁玛派教法的主要人物。他们中尤以鲁·桑结耶协最为有名，他在藏已得到了《经·幻·心》密典的全部传授，尚不为足，又远赴印度、尼婆罗、勃律等国取回内外密法一切续经使之流传，对密乘贡献极大。有人说前弘密法有三大传承时期：初期为莲花生、中期为白若咱那、后期为鲁·桑结耶协（《汉藏史集》⁽¹⁴⁾ 446-447页）。鲁是公元9世纪赤热巴坚王时人，他活到公元10世纪初赤扎喜孜巴王⁽¹⁵⁾时代，据说他活了113岁。在前弘后弘两个时期，他承先启后起了很大的作用。热巴坚王时他又得到大钵阐布⁽¹⁶⁾的称号，地位很高，所以旧派的许多重要经典才能够保存下来（《青史》上141页、《智者喜筵》⁽¹⁷⁾上614页）。桑结传法给他的儿子库隆巴，库隆巴四传至娘·耶协炯乃，耶协炯乃才传到了素·释迦炯乃。

素·释迦炯乃（1002-1062），通称素布齐，又称他为拉结·邬巴隆巴⁽¹⁸⁾。他得到了库隆巴传下来的《经·幻·心》全部传授和前弘时传下来的其它教授，进行整理。首先研究哪些是根本经典，哪些是解释经典。在经的正文上又配以注释，在续部和修部上配以实修方便，在修法中配合了仪轨念诵等，使宁玛派教法在理论和实修方面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他又修建了卓浦寺，一时法缘很盛。从此宁玛教派的派名才大大地显著起来（《青史》上143-144页）。这一派称为宁玛派之“素”派。

又库隆巴父子将法传给娘·协饶乔，协饶乔传娘·耶协炯乃。耶协炯乃的法嗣后来又发展成绒派或称为娘派，成为经典传承的另一支系。

素·释迦炯乃收素琼·协饶扎为养子，传法给他使其继承法

位。素琼意为小素，别名德协甲沃巴。小素的儿子名卓浦巴·释迦僧格，他从其父的弟子四大柱大师听受了《经·幻·心》三部密经教授和修正要诀，又从论·释迦降曲学《大圆满法》⁽¹⁹⁾，从达玛索南学《心品》⁽²⁰⁾，往北方绛地⁽²¹⁾大弘宁玛派教法。卓浦巴的弟子很多，开的支系也不少。素氏三代到此为极盛时期（《智者喜筵》上615—617页）。

卓浦巴的高足弟子拉结·节敦甲那（1126—1195），节敦先与卓浦巴辩论，辩后得胜，卓浦巴大喜，遂将教授全部传授给他。他又得塞觉尊多吉传给他根本续经的讲解和实修细节，所以他所得到的宁玛派法要较其他“素派”人所得尤为完备（《智者喜筵》618页）。

节敦甲那弟子甚多，最优秀者是他的侄子大喇嘛云丹松（1126—1195）（《青史》上162页），或称节敦·觉松。曾从叔父节敦学《修部八教》以及《阿鲁·阿底瑜伽》的续经讲解及实修要门（《青史》上165、168页）。

云丹松的有名弟子是锡布杜滋（1149—1199），最初在舅父处听受了《大圆满》“绒派”传规。舅父死后，便亲近云丹松，学习《心品》各种教授，以后又听受了“果派”、“绒派”、“康派”等不同的传规教授（《青史》上168—169页、《智者喜筵》上618页）。

锡布杜滋的弟子达敦觉耶（1163—1230），参拜锡布得到锡布的全部教授。达敦的弟子即达敦思吉（《智者喜筵》上619页）。

卓浦巴的另一传承系统是在他的弟子藏巴·基敦时开始的。基敦传藏那畏巴，畏巴五传至素降巴僧格。素的弟子即雍敦巴和降仰桑珠多吉二人（《青史》上188—189页），成为一系。

雍敦巴名多吉白，是一位有名的宁玛派大德。1298年曾应诏晋京，元世祖赏赐了他许多财物。他受比丘戒时的法名是多吉

绷（《青史》上189-191页、《智者喜筵》620页）。

雍敦巴的弟子名嘎挡巴·德协。此人在金沙江东岸德格修建噶陀寺⁽²²⁾，使宁玛派的教法遍及于朵康地区，成为“康派”。卓浦巴的传承还有许多小支，详见《青史》、《智者喜筵》等书，这里就不尽述了。

又《幻变》传承除素氏而外尚有若氏家传及徒传，传出续经讲解和灌顶实修，得法之人为数不少，大多弘传于邓坝⁽²³⁾、藏堆⁽²⁴⁾、芒噶和南北拉堆⁽²⁵⁾等地。以上是以《幻变》为主的传承。

2. 经《集经》的传承。开始由印度大德达耶若期达以《遍集明了经》和《集密意经》传司陀热玛地拉，司陀传尼婆罗达磨菩提与婆复多罗二人。二师又传勃律的齐赞吉译成藏文，由他们三人又传鲁·桑结耶协（《青史》上201页）。桑结传其子云丹嘉措，四传至素·释迦炯乃。释迦炯乃以下与《幻变经》的传承相同。总之《幻变》和《集经》的传承以后均汇聚于素氏之门（《青史》上201-202页）。以上是以《集经》为主的传承。

在《经·幻·心》的经典派中，另一传承系统是以绒宋·却季桑布为主的，他与素·释迦炯乃约略同时。他不仅博通经典，还擅长五明，懂梵文，在西藏有班智达之称。绒宋大师得到有《经·幻·心》三部传承绒宋系统传持的密法以心品为主。

3. 关于《心品》的传承是起自莲花生大师，师以教授传拉朗·多吉杜炯，依次传至绒本·仁钦楚逞之间，成为一支。

又前弘时期，由白若咱那传玉扎宁布，玉传至绒宋大师，此为《心品》传承的另一支。

又邓隆塘卓玛⁽²⁶⁾地方有一名为阿若·耶协炯乃的修道士，据说此人得有天竺七传、中土和尚七传的教授，他将教授传觉若·桑噶佐库和亚司本敦，此二人又将教授传与绒宋大师，这派传承称为《大圆满》“康派”（《青史》上211页）。

又前弘时期，毗玛拉以教授传娘·丁增桑布、玛·仁钦乔和

聂·阐那古玛热三人，后均由觉若·桑噶佐库继承。觉若又传于库·降曲畏，畏传琼布·依畏，渐次传给绒宋大师，故绒宋大师拥有《心品》各派的教授，传法事业颇为兴盛。他的法嗣大多向朵康发展，以后的传承则不详了（《青史》上211页）。以上是《集经》传承和《心品》一部分的传承。

《心品》的传承并入《大圆满》后称为心部，又分为三部：心部、界部、要门部。

心部的传承。心部共有十八经，前五经是白若咱那所译传，后十三经是无垢友所传授。或称心部二十经（《西藏王臣记》82页）。

心部的传承亦来源于印度，传入西藏后分为数支。先由印僧喜饶僧诃传佛密，佛密传无垢友，无垢友入藏传西藏大译师聂·阐那古玛热。又佛密传白若咱那，白若先以教授传藏王赤松德赞。后来白若三赴朵康，又分为三次传授教授。首次传玉扎宁布，由此次第传授于梭布·桑结耶协，梭布传鲁·桑结耶协，成为心部传承中之一派；第二次白若咱那以教授传邦·桑结贡布，四传至玛尔巴·协饶畏，成为一支；第三次白若咱那回藏后又传觉摩哲莫和玛尔巴·协饶畏，六传至素氏的卓浦巴等，此又为一支（《青史》上216页）。

界部的传承。界部先是由印僧佛密传无垢友，无垢友传白若咱那，白若咱那传邦·木庞贡布，七传至郑达摩菩提（1052 - 1168），达磨把《金刚桥》⁽²⁷⁾教授传给素穹巴（《青史》上215 - 236页）。以后广传弟子，各出传承，支系颇繁，详见《青史》。

要门部的传承。要门部分为两个传承系统：《甚深大圆满宁提》⁽²⁸⁾的传承和《空行宁提》⁽²⁹⁾的传承。这两系传持之法又多是伏藏法门。

①《甚深大圆满宁提》的传承。先由印僧喜饶僧诃传大善巧耶协多。喜饶僧诃以上的传承与《心品》相同。耶协多传无垢

友，无垢友传藏王赤热巴坚和娘·丁增桑布，丁增桑布建伍茹的夏拉康庙⁽³⁰⁾，将《宁提》等法埋藏庙中（《青史》上 239 页）。约在后弘初期，由邓玛·伦珠坚赞掘出伏藏，传与节准·僧格旺秋。节准又将《宁提》单传娘·噶当巴，娘将其分三处理藏。30年后，绒那达的节贡·那波将一部分伏藏取出自己精修，并广传他人。约在公元 1076 年，朗仲伽巴达的香巴热巴又继续取出伏藏，在节贡取出伏藏约十年后，羊卓的向·扎西多吉也开发了伏藏，将这些伏藏经典向大众普遍讲说，并传其子尼邦（1158 - 1213），尼邦传觉白（《青史》上 238 - 242 页）。

觉白或称古汝觉白，是尼邦兄之子，他得其叔传授《宁提》法门，后又广从名师学习新派密法并注重显教学习（《青史》上 242 - 243 页、《智者喜筵》上 576 页）。

觉白的弟子楚西·僧格郊巴（1223 - 1303），僧格郊巴弟子梅龙多吉（1243 - 1303），梅龙多吉的弟子仁增·鸠摩罗闍（1266 - 1343），鸠摩罗闍的弟子隆钦然绛巴。

隆钦然绛巴（1308 - 1364），本名智美沃色。他在鸠摩罗闍座前求得《大圆满宁提》的全部教授，又在邓坝从阿闍黎迅努邓朱学《经·幻·心》等教授，依照《宁提》的教授解释《秘密藏续》经义，著有《宁提》法类数十种，总名《喇嘛央提》⁽³¹⁾，还著有《七宝藏论》，分别阐发了大圆满的要义，成为宁玛派《宁提》法门中最重要的论典。他曾到达不丹，把宁玛派的教法首次弘传于不丹地区。晚年又累次讲《空行宁提》。这一派的弟子很多，称为隆钦宁提派（《青史》上 248 - 250 页、《智者喜筵》上 576 - 578 页）。

②《空行宁提》的传承。是由印僧噶饶多吉传仁增室利僧诃，僧诃传莲花生，莲花生传佛丹耶协措杰，耶协措杰为利益未来众生，将大法作为伏藏埋藏。在公元 12 世纪时由白玛勒哲则将伏藏取出传杰赛·勒巴坚赞和雍敦·多吉白等人（《土观宗派源

流》66-67页)。以上是宁玛派的经典传承，也包括一小部分伏藏传承。

自公元14世纪以后，很少有经典传承的情况记载，从公元13世纪起，伏藏法门极为流行，很多人转向学习伏藏，如经典传承人锡布杜滋之子木局多吉就传持伏藏法，14世纪时的雍敦·多吉白也是一位大掘藏师。此时的经典传持者大多转入伏藏的传承中去了。

第二、伏藏传承

伏藏的来源是：前弘时期由莲花生大师、无垢友、赤松德赞王、耶协措杰、鲁·南喀宁布、白若咱那、鲁·桑结耶协等人，先后将密乘经典法门埋藏于山岩地石之间。到后弘时期，逐渐有人将这些经典发掘出来，弘传于人，这些经典便称为伏藏法。《集密意续》、《密集续》、《幻变网》、《修部八教》、《如来总汇》、《文武百圣》、《阎曼德迦》、《马头金刚》、《金刚概》等经典讲解、教敕、灌顶以及修法的仪轨事相等，皆是伏藏法要。伏藏中最重要者为《大圆满》，伏藏中所发掘出来的经书与经典传承所传之经典大多相同。不过，有的经书中当然有伪造改篡之事。伏藏之法，天竺古来就有，藏地其他宗派也是屡见不鲜的。宁玛派的伏藏法从根本续到实修事相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智者喜筵》上625-623页、《降央钦则文选》39-44页）。

至公元11世纪时，扎巴恩谢坚将所掘出之伏藏收集在一起，修建了以扎塘为首的108处道场收藏之。当时最重要的发现是发掘了《医明四续论》。至于宁玛派最主要的密典发掘是在公元12、13世纪之时，由有名的上下大掘藏师掘出的。上掘藏师名安达娘，本名尼玛沃色，或称娘热巴。他在洛扎的昆庭、扎森摩八吉和马沃角⁽³²⁾等处掘出密宗最重要的法典和法器。他把伏藏大法传给其子安达·卓衮南喀白，南喀白传子罗丹，罗丹传子兑